



炉火正旺

□ 赵声仁

料,留有一定的缝隙,通风进氧,是燃烧之必须。

日子富裕点的人家,比如工农户、村里的头头脑脑,不缺柴烧,一入冬,就买来两吨煤,把小棚子堆满了。这样的人家,只生一回炉子,到晚上把炉火压住,第二天,一捅就着了,屋里还总是暖和的。但夜间要小心煤气中毒。我们家,没有这么多煤。傍晚生火,添上两灶膛煤,烧透后就自然灭了。到了后半夜,我常常被冻得掩被蜷腿、往被窝深处钻。第二天傍晚再生。天天生火,费事,挨呛,还算小事,最让人着急的是放煤之前的引柴不够,很难找,生几次生不着。有时,我不得不从作业本上撕两张纸点火。唉,穷困的日子,衣食住行无不捉襟见肘。

伴随我步入小学、读完初中的炉子是扫地风。记得刚进学校时,到了冬天,一个教室,就放一个铁炉子,有人称为洋炉子。铸铁的,高二尺,径一尺,铁皮烟囱垂直上去,通过一个拐脖,又伸向窗外。这炉子实在太小,两间一明、或三间的教室,这个小炉子往中间一放,几乎和没有“人家”一样。同学们上课,常常搓着双手,冻得唏哈唏哈的。下了课,好多人就围在炉子旁边取暖,或把双手扶在烟囱上,上下滑动。有时你拥我挤,把烟囱挤歪或干脆挤倒,满教室的烟味。好像第二年冬天,就用扫地风取代了这个铁炉子。扫地风,是用红砖垒的,1.2米见方,炉口朝上,中间一个大膛,底下三面,各开一个三寸见方的小口,用于掏灰、进风。烟囱的安装方式,和上边提到的铁炉一样。这个炉子,看着五大三粗,憨态可掬,但比铁炉子暖和多了。上盖、烟囱、砖垒的四壁,徐徐地往外散热。班上再没有上课搓手的了,教师在前边讲课,似乎也多了精神。临近炉子的两桌,不得不前移后退一张课桌的宽度。扫地风上边的台面也大,有几个好吃零食的家伙,就从家里拿块窝头、白薯之类,放到台面上烤,倒着手吃。

这么简单而神奇的炉子,当时给了我很大的触动。首先,发明这个炉子的,真是聪明人,这让多少学生少挨冻啊!我们真的感谢他(她)。其次,为什么起了这么个名字,如果不是垒在眼前,我们受用着,“扫地风”这三个字,让我们怎么想像,和炉子也联系不到一起。这个问题,直到现在,对我来说,还是个谜。最后,不管见过的炉子,还是从原理上推,炉子都必须有专门进风的地方,还有捅煤的炉杓。这样才能形成空气流通的循环系统。而这个扫地风,靠什么进风呢? 三面的小口,老是被炉灰挡着,能进多少风? 但它的炉火,就是这样旺,屋子就是这样暖。据老师说,也费不了太多的煤。我们来到这个世上,弄不明白的事情太多太多。

去老师处发现,他们一间房的办公室,也垒着扫地风,比教室的小很多,袖珍型的,但屋里更暖和。我不由觉得这扫地风,好像是有灵性的,大可可小,驱寒送暖,人间尤物一般。

保持扫地风周边乃至整个教室的卫生,是用好扫地风的关键,也是班里的一件大事。煤面是黑的,要拌水,水多少,难免外溢;炉火持续燃烧,炉灰源源不断,不及时掏出及时扔走,教室就要灰尘飞扬。老师安排分工,三人一组,一组负责一天一夜,轮流看管扫地风,保证不灭火,无灰尘。而且,一个一评比,后黑板报公布,纳入年终评选三好学生的条件。大家都争相做好。

我们这个小组,就更加上心,每天像哄小孩子似地照看它,生怕落在别的组后头。炉钩子、煤铲、笤帚、铁钎是管好扫地风的必备工具。下午放学,我们把炉灰掏净扔走,用水和好面煤,装满炉膛,用铁钎将中间扎个小孔,能看到底下的红火为止。这叫封火,也叫压炉子,把火压住,炉火一宿不熄。第二天,我们早早来到教室,把火捅开,再掏走底下的炉灰。待学生们陆续到校,教室里早已暖意扑面了。白天一天好,我们一齐动手,保持扫地风周边干净无灰,保证

放煤的大铁盆里,有和好的足够一天用的煤。开始的几天,我们生怕封火不好,早起炉火灭了,就商量好,顶着吼吼的北风,半夜“查岗”,看到火在炉膛里静静地燃着,才又跑回家,钻进被窝里。妈妈心疼地给我掖掖被角。

最埋汰、最费力气活儿,是打烟囱。碗口粗的铁皮烟囱,抽力很大,炉膛里没能燃烧充分的黑烟子,就会被抽进烟囱,部分冒出,部分沉积在烟囱内壁上。沉积的这部分,久而久之,就会加厚,影响炉火燃烧,腐蚀烟囱使之缩短寿命。发现窝火了,就要打烟囱。找个好天,把炉火压住,把烟囱一节一节拆下来,小心翼翼拿到室外,用长棍通,用短棍打,用手拍,直至把烟囱里的黑烟子弄净。干完这活儿,再怎么小心,人也如鬼黑一般。这个活儿,没有轮值,都是老师指派。我们这个小组,由于平时表现出色,每每被老师惦记。干完回家,妈妈嗔怪:“这活你们承包了!快脱下衣服,妈妈给你洗洗!”

春暖花开,班里评先时,我们小组,始终名列前茅。扫地风,作为众人聚集场所的取暖设施,在我们那儿延续有十大几年。恢复高考前,我当了一年多民办教师,旧地重游,又回到了我读初中的学校,看到教室和老师们的办公室,还用着扫地风。随着燃气的普及和环保的要求,烧煤取暖的扫地风,早已退出了舞台。但我们是它的温暖下长大的,我们忘不了它的功劳。

让我萦绕于怀、感念于胸的,还是我在车轴山读高中时教语文的王老师办公室的那座“洋炉子”。我是1971年腊月,踏着那场没膝深的大雪,步行四个多小时,来学校参加中考的。我是复了一年课,才幸运地获得了这次考试的机会。上年还是推荐上学,这年就改为考试推荐相结合了。我非常盼望到这所学校上高中。这是一所百年名校,老师好,校园好,设备设施好。我的愿望实现了。我比其他学生,更加珍惜这个机会。我的考试成绩,应该不错。班里安排我担任副班长兼学习委员,这让我有更多的机会,和各科老师往来。很快我就了解到,学校的老师,绝大部分是1950年代的大学毕业生,他们正值年富力强,职业操守讲究,教学风格严谨。

那时学校是春季始业。高一这年冬季的一个晚上,下了自习,王老师招呼我们三个男生到他宿舍小坐。我们的教室在山上,老师的宿舍在山腰。明亮的白炽灯泡从房顶上吊下来,下边就是那座洋炉子,一壶水坐在炉子盖上。王老师提起水壶,把炉火捅得更旺。

他说:“山上的教室冷,快坐下暖和暖和!”王老师把三个凳子放在炉前,我们围着炉子坐下。接着,王老师从柜子里端出一个盛满胡萝卜的盆子,递给我们:“招呼你们来,有三件事,一是烤火,二是吃胡萝卜,三是听听你们对我讲《井冈翠竹》的意见。火烤上了,现在吃胡萝卜,多吃几根。这东西富含胡萝卜素,对身体可好了!我一年四季不断,每天两根。这是刚从家里带来的两筐。”说着,他弯腰从床下拉出两个柳条筐,里面盛满了胡萝卜。他自己也咔咔吃起来。那个脆生劲,让我马上想起白天,王老师给我们上语文课时朗读的一段文字:“毛竹青了又黄,黄了又青,不向残暴低头,不向敌人弯腰;竹叶烧了,还有竹枝,竹枝断了,还有竹鞭,还有深埋地下的竹根。”他朗读得干脆利落,抑扬顿挫,声情并茂。这是井冈山精神的颂歌,王老师讲课时充满了激情,感染了全班同学。致使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仍记得《井冈翠竹》,记得袁鹰,记得这段话。对老师的语文课,我们当然同声叫好。

身子暖透了,胡萝卜没少吃。王老师对袁鹰那篇散文的深化讲解,又让我们沉浸在前辈们当年在井冈山艰苦卓绝的斗争的史诗之中。

王老师个子不高,戴一副白框近视镜,镜片一圈一圈的,脸颊瘦削,给人一种疲惫的感觉。我知道,王老师的家



在丰润东北部的农村,距离学校50多华里,父母、妻儿都在老家。他一周回去一次。据说,生他儿子时,妻子落下风寒,腿脚不大利落,干活儿非常慢。当时他父母年事已高,妻子一个人伺候,很费劲。他已向学校提出调回老家的申请,但学校一时还没有调剂开。我看着王老师有点苍白的面容,心中一阵阵隐痛。其实,他一个人,负责家里五六口人的生活,很困难。他带来胡萝卜,实在是弥补伙食的不足。学校,专门设有老师食堂。但有时,我看见王老师曾到我们学生食堂吃饭,一个窝头或一个馒头,一份菠菜粉条或一份白菜豆腐。

王老师往炉膛里又添了点煤,手在烟囱旁烤着。我问:“王老师,您近视多大度数?”老师往上推了推镜框,说:“550度近视,还有150度散光。有时眼睛疼。为啥我平时总提醒你们,要好好用眼呢!”他接着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这间屋子,他来之之前,是个李老师住。李老师教数学,讲课非常棒,还会写诗、爱好书法。但他高度近视,眼镜镜片中心,薄到有一个肉眼看不到的小孔,不能再薄了。我们知道,近视眼的镜片,是中间薄,两边厚。视力呢,他站在这个炉子前,也只能看到这个烟囱。实在没办法备课上课,就提前退休了。王老师说到这儿,用手拍了拍烟囱。你们放心,我这个眼睛,是到不了李老师那个程度的。我还要再干十几年呢。这么说着,王老师两眼放出光芒,镜片似乎也亮了许多。

这以后,王老师经常招呼我们到他办公室来,胡萝卜四季不断。冬季里,我们围着这个铁炉子,听王老师给我们讲毛主席诗词,讲鲁迅杂文,讲高尔基三步曲,甚至讲雨果讲大仲马。煤少了,我们主动从后勤老师那儿给王老师领一桶,烟囱该打了,我们主动拆下来到外边把烟子打干净。

在毕业离校的前一天晚上,我约了几个同学,专门来和王老师辞别。王老师好像意料到我们要来,把炉火烧得炉盖都红了,进屋扑脸,胡萝卜早洗干净放在盆里,还有几块烤白薯。屋子里一片温暖。

“白薯是我用这炉子烤的。我们山区的,好吃,多吃点。这可能是你们最后在我办公室吃胡萝卜,吃白薯了。”王老师张罗着,声音有些哽咽,眼圈儿发红。

我们说:“以后,我们会常来看望老师的!”我们仍围着炉子坐了一圈儿,吃着胡萝卜、白薯。没有多说话。

“教育局和学校照顾我。下学期,我就调回老家,在村里教初中去了!很远,你们不便去。”王老师说着,转过脸去。

我们不约而同地站立起来,默默地看着王老师。王老师显然是不愿离开这所学校。但生活所迫,分手是必然的。离别的不舍和眼泪,是发自内心的,但这么好的老师,到山区教书,对这所名校是多大的损失啊!

我们把给王老师买的一个盖杯,郑重递给他:“王老师,回家后,多保重身体!”说完我们就往外走,我回头再看时,王老师正捧着炉子,炉火正旺!



看皮影

□ 张浩洪

滦南县倭城镇西八户村,是一个具有2000多口人的自然村。早在上世纪70年代以前,村里就培养出一批皮影艺人,每逢夏天或者农闲之时,村里都会搭台演出皮影。由于这里与我们村紧紧相连,当时的文化生活缺乏,尤其到了晚上都无事可干,男女老少就边乘凉,边拿着小板凳、马扎子和用麦秸编成的墩子,前去欣赏声情并茂的皮影演出。

唱皮影,首先就得有一个影台。西八户村的影台,是搭在一个叫做“大庙”的高台之上,四周用布围好,里面搭好架子,前面用较薄的白布扯起,是谓之“影窗户”的银幕。银幕后面站着十好几个号称“影匠”的演唱者与“耍线儿”的操作人员。演唱的人员角色各异,各有分工。其中有唱“生”的,即剧本里面的年轻男人;唱“小”的,即剧本里面的妇女角色;唱“大”的,即里面的黑脸人物;唱“髯”的,即里面带胡须的长者。其次,还有连说带唱的丑角、端茶倒水的丫鬟、婆子等下人。那些被称作“耍线”的操作人员,则是些技艺娴熟的艺人。除此之外,还有打鼓的、敲锣的、拉四弦的奏乐人员。

台里一侧,拴有一个铅丝,上面挂有各式各样的用驴皮刻制的染有颜色和带有箭杆的各种影人以及根据剧情雕刻出来的桌椅板凳、骡马牛驴等动物,还有各式兵器和一些车辆家具等。由于雕刻者技艺高超,这些影人和道具都呈现立体感,大有栩栩如生之状。为了将影人的影像清楚地呈现在银幕上反映出来,影窗里面挂有一盏放有豆油浸泡的十几根粗大的灯芯,点着后亮堂堂。灯下放着皮影脚本即所谓的“影卷”,专供演唱人员使用。

待到开幕之时,窗上摆满各种应用道具,随着乐声响起,坐在台下的观众,都是睁大双眼,聚精会神地看起来。根据剧情的发展安排,影人登场,通过演唱人员的道白、演唱,再加上“耍线儿”人员的操纵,这些带有箭杆的影人,就形象逼真、活灵活现地展现在人们面前。

皮影表演,虽不同于戏剧,不是真人形体出现,但通过艺

人的演唱与操作,同样有跌宕起伏情节,动人心弦的故事,有喜怒哀乐的心理变化。铿锵有力的锣鼓声、悠扬悦耳的琴弦声、抑扬顿挫的演唱声,活灵活现的形体动作,完全能够将观看的人们带到剧情里面,随着人物出现的“喜”而欢欣鼓舞,出现的“愁”而忧心忡忡,出现的“悲”而痛哭流涕,出现的“恶”而义愤填膺,出现的“善”而赞不绝口。比如,在演唱历史剧目《五峰会》时,当时的宋朝皇帝宋神宗昏庸无道,听信谗言,陷害忠良曹孟让一家。而曹家仍然忠心为国,举家三代西征,打败入侵的西羌敌兵,捍卫了大宋疆土。对于这些,都成了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就是在劳动之余,还在加以议论。

在皮影演唱过程中,这些演唱人员必须具备识文断字、嗓音洪亮的先决条件,如果稍有不足,就会出现笑话。由于原来的老演员都是贫寒人家出身,有的识字不多,甚至有的根本不认字,而本身又有这个爱好和演唱天才,这样,在唱词时,就得有人在旁边给他小声提醒念叨,他再一句接一句地唱下去。这里有一个笑话,至今人们谈起来,还是津津乐道,笑声不绝。一次,提词人在唱词人唱完后,剧本里写着“白”,也就是不再唱而该说白话了。这个提词的先生偏偏画蛇添足,小声说“白,不唱”,这位演唱者没有理会这些,又接着唱下去“白不唱哎哎哎!”这下,将台里台外所有的人们都逗得捧腹大笑起来,没办法,只得停顿片刻,接着再唱。好在都是村里人,谁都没有在意,也没有一个人来抱怨他。

有人操纵影人,有人在后面演唱,这是皮影戏不同于其它剧种的重要标志,也是其它艺术形式所不能比拟的独特靓点。根据剧本的故事情节,内容拓展,演唱者和操纵人员必须依附剧本的要求,将情节和动作合为一体,不可顾此失彼。还拿上战场厮杀为例,演唱人员依据所扮角色,对着剧本台词演唱,并要根据剧情演唱出腔调必须达到声情并茂、抑扬顿挫、音强音弱、节奏快慢、振聋发聩的效果。该文约约



的时候,不能粗鲁庸俗;该哭的时候,一定哀哀切切;该诙谐幽默的当口,就得发出引人发笑的语言。那个操纵影人的不能离开情节要求,他将形形色色的影人和道具搬上荧幕,其动作要求要处处吻合。帝王将相、武将文臣、才子佳人、丫鬟婆子、贫民百姓,都得准确到位、循序上台。各种形体动作,更应相辅相成,不能游离于剧情以外。如果脱离开这些原则,自行其是,你唱旦角,我拿胡子影人;你说“备马”,他偏给你牵牛,你说吃饭,单单上来一壶水,如此下去,一出戏非砸锅不可。

除此之外,台里还必须有几个聪慧机灵之人,预备着在演唱期间拾遗补漏。比如,有一次演唱《瓦岗寨》剧目,里面的程咬金登场。由于匆忙,操纵人员将老程的兵器斧子,错拿成了扎枪。台下人们看后正诧异时,只听得里面唱道:“程咬金,着了慌,没拿斧子拿了枪,换去!”而后迅疾调换。因为演唱者应变能力较强,反应敏捷,将操作人员的失误放在了角色身上,引导人们想到大大咧咧的老程,在应对敌兵来临之时,拿错兵器顺乎自然,完全无损整台剧目的演出。还有一次,在演唱一个发生火灾的场面时,其中有一个下人,见到火起,着急地喊:“烧啊,烧啊!”接着,过来一个官员模样的人,望着他猛踢一脚,骂道:“你嫌火还小吗?”这个下人紧接着改口说:“水甯,快来水甯!”意即快拿水甯拎水来救火。这给人的启发是在文艺表演上,缺乏哪方面的人才也是不行的。